

真正的仙界

176

我从空间里出来后，第一时间就去找风如是和仇天，预备商量一下对策。

风如是听我说完，十分惊诧地挑了下眉：「天之尽头？」

我也很惊讶：「怎么啦，难道你去过？」

「自然是去过的。」风如是说，「很早了。曾经四处寻找出口的时候，我以为，天之尽头有可能是某一处通往外界的空间通道，所以专门过去了一趟。但那里的空间法则极为稳定，没有丝毫破绽，我找了一圈，别无所获后，就离开了。」

说到这的时候她神情也有些不解，似乎不明白为什么之前她都没发现，蓬莱岛竟然就在那个地方。

我安慰道：「没事，就算你那儿知道了也打不开那个空间结界。看到得不到更痛苦，还不如就不知道呢。」

风如是：「.....我谢谢你啊。」

瞎扯了几句后，话题总算进入正轨。仇天说既然消息已经传得如此之广，那林天樱肯定也会去。她卡在大乘期已经太久太

久，不会错过任何一次突破的机会。

「但消息传出来还不是很久，可能目前大部分人都还没找到蓬莱岛在哪里吧？总要先集结人马，再耽搁两天找地方。」

仇天望着我，目光有些严肃：「旁人可能不知道，但林天樱一定知道。在我的记忆里，她早已去过天之尽头多次，只是一直没能找到开启的方法。」

我听出了弦外之音：「你的意思是.....她早就知道，蓬莱岛就在那个地方？」

仇天点了点头。

我火速站起来：「事不宜迟，我们现在就出发吧！」

这个提议无人有异议，于是我简单收拾了下，从乾坤戒里拿出许久不用的飞舟。结果仇天看了我一眼，嗤笑道：「你跟两个大乘期修士出门，还要用这么原始的低阶飞行法器。秦绒绒，到底是你有问题还是我有问题？」

「.....」我磨牙，「嘴巴用不到可以捐给有需要的人。」

风如是在旁边面无表情地看着我和他斗嘴，手上的动作倒是一点没停。我看着她抬起手，用一柄黑色的梭形法宝一点点扯开空间，露出里面银色的空间乱流，看起来还有点危险。

惜命的我露出担心的眼神，风如是完全视而不见。她从乾坤戒里拿出一只同样通体漆黑的飞舟，抛至半空，率先跳了上去：「走吧。」

等我和仇天也上去后，她便操纵着飞舟，一头冲进空间通道里。空间裂缝在身后缓缓闭合，风如是这才跟我解释：「空间穿梭对材料的要求极高，你那艘若是放进来，不出一息便会被击碎。我与仇天倒是无碍，怕只怕你躲不过空间乱流和裂缝的伤害。」

我点点头，又问她：「这次去蓬莱岛，你有什么打算吗？」

「若是不能进去，我便在外面等你；若真的能进去的话，我要先去一个地方。」风如是抬眼，目光落在虚空处，「上次我神游进去时，曾在那一处发现过空间异动。倘若蓬莱岛当真是连接人界与仙界的通道，也许那里便是破绽。」

177

我举手：「可是仇天说没有仙界。」

风如是刚扫过来一眼，还没开口，仇天就瞪了我一眼，补充道：「不是我说的，是林天樱说的。」

我冲他无辜地微笑：「看来你果然对林天樱一往情深啊，几万年前的记忆都模糊了，她说的话倒记得很清楚。」

「秦、绒、绒。」

仇天咬牙切齿地看着我，我相信如果不是风如是还在一边看着，他可能已经冲过来动手了。

我见好就收，坐回原处，满意地勾起唇角。大哥，几万年前你害我死去活来，之前在三界战场又威逼利诱我，我只是说两句

话让你难受一下，已经很给你面子了好吗？

风如是开的这个空间通道，其实就是近似空间折叠的东西，因此大约过了一日，我们便抵达了遥远的天之尽头。飞舟被从空间通道里送出来，裂缝在身后闭合，风如是睁开眼睛，淡淡提醒：「到了。」

我跳下飞舟，抬眼一望，被眼前的场景震惊了。

巨大的银白色瀑布飞流直下，像是从天边垂流下来的。水花四溅，带来巨大的轰鸣声。偏偏瀑布中途截断，像一副横亘在那里的画卷，只是雾气缭绕，只能从缓缓游动的白雾后窥到隐约的风景。

「那个后面.....就是蓬莱岛的入口吧？」

我喃喃自语，随即得到了风如是的肯定。

于是我抬眼望一望周围，目光从山峦与树林间一寸寸搜寻过去，但却一无所获：「那.....赵兰芝呢？她不是说她在这儿等我吗？」

「要等肯定也是去蓬莱岛上面等啊，在门口等你是什么意思？」仇天像是终于逮到了机会，「走吧秦绒绒，先进去再说，你在门口再等等，大批普通修士就会组队过来了。」

「那我们先进去呗。」

我打头，身后跟着风如是和仇天，往入口的方向走过去。越走越近，就在我准备一头撞进去的时候，风如是忽然在身后扯住

了我的衣摆。

回头看时，她仍然面无表情，语气也是淡淡的：「不确定这个空间通道的法则你是否能承受，我先进去试试。」

「你不担心天道对你的排斥吗？」

风如是似乎才想起这一茬，愣了愣，正要讲话，仇天已经开了口：「那我先试试吧。」

说完就猛地往前跨了两步，被光幕和雾气吞了进去。

我和风如是在外面默默地等待了一会儿，没发现有什么异样。风如是便开口对我说：「你进去吧。」

「你不试试吗？」

「我断后，这样对你安全点。」风如是说，「若你进去后，等了一刻钟我仍然没进来，便不用等了，你和仇天单独行动吧。」

我点点头，又回头望了她一眼，咬牙走进光幕里。

跨进去的那一刻，白雾裹挟着灵气，铺天盖地向我涌过来。我被那种气泡一样包裹住我的凉意冷得浑身一个激灵，接着脑中忽然格外清醒，因为有无无数串数据流过去，在我脑海里留下了一点印记。

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那雾气便突兀地消失了。我低头看了一眼，坠入一片深不见底的潭水里。

178

「哈哈哈哈哈哈！」

等我从潭水里浑身湿淋淋地爬上岸，迎接我的便是仇天的嘲笑声。我抬眼一望，发现这人虽然身上的衣服已经干了，但头发还是湿漉漉的，就知道同样的遭遇他刚才也经历过一次。

我拿灵力烘干衣服，正要说话，却见仇天忽然抬手抛出一片叶型法宝，接住了掉落的风如是，接着那片叶子平稳无事地把风如是送到了岸边。

我看得目瞪口呆，转头看仇天：「你不知道也把我接一下吗？！」

他冲我微笑：「你不配。」

「.....」好记仇啊。

风如是无视了我和仇天的明争暗斗：「看来，之前神游洗劫藏宝阁的事情，对这次进来暂时没有影响。」

「那我们现在要干什么呢？去找陆流？林天樱？还是赵兰芝？」

这么一数，我突然发现自己的仇人还挺多，且都是这个世界数一数二的顶尖修士。而我一个人族修士，兜兜转转，到最后竟然和两个大乘期的魔修一起来刷副本了。

我的人生，果然很离奇。

胡思乱想了一通，我将目光投向整座蓬莱岛，才发现它大得一望无际，实在不太能够被称为「岛」，倒像是一片完整的陆地。而且岛上四季竟然同时存在，有盛开的樱花树和桃花树，也有一片落雪的竹林。

而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地方，仍然在半空之中，倒像是某处临时停靠点。我往身后望了望，有些恍然：方才我们进来后跌落的那片深潭，其实是嵌入蓬莱岛的瀑布下半截。

风如是淡淡道：「先去我之前说的那地方看看吧。」

反正我和仇天之前也没来过这，自然没什么异议，于是风如是在前面带路，我们一路往过飞，飞过下着漫天大雪的松竹林，又越过一整片桃花林之后，来到了一处深涧面前。

风如是说：「从这里下去，下面那层便是。」

「那.....层？」我不确定地问了句，风如是这才解释道，「噢对了，我之前忘了告诉你们，蓬莱岛的结构有点特殊，一共十层。」

.....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个结构莫名地让我想到了电梯楼。

而这一处深涧，也的确有些像电梯。因为我们乘着飞舟往下走的时候，下落速度竟然是匀速的。

看来上一次神游进来时，风如是应该在这里待了不短的一段时间，所以她格外熟悉地形，带着我们往过飞的时候，没有丝毫

停顿和犹豫。而我观察着周围不断变化的风景，忽然感受到一丝莫名的熟悉，而且是越来越熟悉的感觉。

忽然，风如是在一处像是界碑的地方停了下来，我循着她的目光往前望，只看到了一片一望无际的森林。

这个地方.....更眼熟了。

我皱着眉思考，脑中忽然闪过些什么——之前在三界战场，陆流碎我金丹，仇天又打开空间通道送我出去时，我曾在昏迷中见到过某一段画面：一个男人走在一望无际的森林里。

那片森林，似乎和我眼前所见一模一样！

我还在惊诧之中，却听到风如是说：「但有界碑在这，我们似乎进不去。之前来时我便试过了，这界碑上嵌了个奇怪的东西，不知是作何用处。」

听她这么说，我连忙跟着她的目光往界碑下方看，等看清她说的那个「奇怪的东西」究竟是什么时，险些从飞舟上一头栽倒下去。

那玩意儿，不就是——门禁锁？！

179

我想我的表情一定很诡异，且很突出，因为风如是只回头瞟了我一眼，就皱着眉问我：「秦绒绒，难道你认识此物？」

这能不认识吗？作为老社畜，这玩意儿简直是上下班打卡天天见。

我嘴角抽搐，简直想大喊一声这什么鬼畜设定。但出于修士惯例的谨慎考虑，我还是对风如是说：「你飞近一点，让我仔细观察一番再下定论。」

下一秒，风如是就操纵着飞舟飞到了界碑近前。我仔细看了一下，这门禁锁通体银白。看起来造价不菲，上面有一方很小的LED显示屏，还有文字提示：请输入密码或指纹解锁。

我：「.....」

这个世界到底怎么回事啊！！我感觉自己三观都要崩碎了！

转头看看，风如是和仇天的表情很凝重，盯着门禁锁的眼神就好像在看什么厉害又神秘的法宝。我想了想，还是很友好地提醒：「没事，这玩意儿毫无攻击力。」

「这到底是什么？」风如是问我。

「一个门锁。」

「.....啥？」

「一个门锁。」

我从飞舟上跳下去，停在界碑面前仔细观察了一下，发觉自己对于密码究竟是什么毫无头绪。一般来说，门禁锁会有三次容错机会，于是我先输入自己的生日。

界碑提示我，密码输入错误，还有两次机会。

我想了想，把自己的食指贴上去，在指纹解锁区轻轻晃了一下，门禁锁竟然亮起了白光。

我靠，居然解开了？！

身边的风如是和仇天一脸震惊地看着面前的界碑摇晃了一下，接着结界无声消融，露出里面森林清晰的全貌。那一瞬间，别说风如是了，就连我这个刚到炼虚期不久的修士，也能很清楚地感知到空间波动了一下。

回头去望时，风如是神情严肃：「我上一次感受到的空间异动，就是这种。」

那也就是说，之前风如是神游来到蓬莱岛的那一次，实际上是有人成功打开了界碑上的门禁锁，进去森林时传来的异动？

我在心里整理了一下时间线，风如是之前来时，白翎扇还未面世，林天樱大概率还没出生，陆流和仇天的修为也远没到这个地步——

那么，倘若真的有人打开门禁锁进去的话，这个人，大概率就是聂星落！

「这么多年来，蓬莱岛一直处于封禁状态，如果当初你感受到的那种异动，真的是有人在开启界碑，那么或许现在，他还在里面。」

仇天说完，风如是陷入沉默当中。进来后我们便能察觉到，蓬莱岛的灵气浓度比外面高出太多，这人若是真的这么多年都在这里修炼的话，很难估量他到底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，所以他俩警惕也是正常的。

于是我委婉地提醒道：「也许这个人不是人，是天道呢？」

听我这么说，风如是转过头，眯起眼睛看着我：「秦绒绒，你似乎知道很多事情？」

180

「其实没什么知道不知道的，就是按照时间线简单分析了一下，算下来只有他最有可能。」我将自己的思路简单陈述了一遍，又问风如是，「毕竟除了聂星落，那会儿天地间应该也没有其他人的修为到你这个境界了。」

「这个世界没有，那其他世界呢？」

问完这句话，风如是并没有等我回答，而是驾驶飞舟降落到我身边，示意我上去。等我跳上飞舟的下一秒，她便操纵着它，飞速向森林里驶过去。

其他世界？

我愣了一下，脑中莫名其妙闪过些片段，却还是不明白风如是说这话的意思。抬眼瞧见仇天一脸警惕地环视四周，我笑了一下，拍拍身边的位置：「过来坐吧，兄弟，这里面不会有什么危险的。」

仇天嗤之以鼻：「说得好像你来过似的。」

「我没来过，但在梦里见过。」

话音刚落，仇天忽然来了兴趣似的，在我身边坐下，饶有兴致地看着我：「展开讲讲？」

「其实也没什么好讲的，就是上次在三界战场，你送我走的时候，我在梦里看到的场景。」接着我把那天看到的画面简单描述了一遍，重点讲了我认为那男人修为高深，但他却并未尝试破阵，反倒跪在山洞前。似乎那洞里，还有个比他更厉害的人一样。

听我描述的过程中，仇天始终眉头紧锁，直到我说完他才开了口：「你有认出那个人是谁吗？」

我摇了摇头，他说出自己的猜测：「我有些怀疑，那个人很可能是陆流。」

还没等我有何反应，风如是已经转头看了过来，眼神仍然是淡淡的，落在我身上时却凭空多出几分温柔的安抚。我想大概是仇天告诉她我与陆流之间的恩怨情仇了吧，在这件事情上，没有人能比我和风如是更能与彼此共情。

但这个结果，之前聂星落已经告诉过我了，所以我也并不觉得有什么意外。

我回过神，问仇天：「为什么你会觉得是陆流？」

难道仇天还知道什么我不知道的隐藏剧情吗？

「秦绒绒，你不好奇吗？为什么当初你明明已经死在万魔窟，却又死而复生地回来了？」

因为其实我并没有死，只是被当时还没有名字的聂星落接到了那片草地上，并用修补魂魄作为交易条件，让我循环轮回去帮他收集数据啊。

我张了张口，正要说话，却听仇天说：「我不知道这几万年间，你到底经历了什么，但你能回来，一定和陆流脱不开关系。」

「当初林天樱将时间节点往回倒了很多次，终于让自己的修为，修炼至超过大乘期圆满，便开始着手准备飞升仙界的事宜。但这个世界，已经太久没有人飞升成功了。林天樱准备了很久，把一切状态都调整到最好之后，开始渡仙雷劫。」

我听得十分专注，所以很快指出了他话里的前后矛盾：「但你之前说，林天樱告诉你这个世界没有仙界。」

「不是她告诉我的，是我的神魂寄居在她身上时，隐约察觉到的。那时我早就被她暗算后关在山洞里了。她渡仙雷劫成功后，曾短暂地离开过人界，但很快又回来了。只是回来后神色不太对，像是恍然大悟，又像是冷笑的样子。最重要的是……似乎她渡劫成功后，便碰上了陆流。」

「再然后，你也回来了。」

我盯着仇天，神色怀疑：「你不是说，因为只有一缕神魂，所以你的记忆很模糊吗？」

他点了点头：「原本一直模糊，但进入蓬莱岛，又进入这片森林后，我似乎想起了很多事情。」

181

这森林面积不小，我们差不多飞了一天一夜，才抵达另一边的尽头。

这里同样被挡着，没办法直接出去。只是不太一样的是，这回挡住我们去路的并不是界碑和门禁锁，而是修仙界经典传统屏障，一个阵法。

飞舟在阵法面前停下，我们开始尝试破阵。一开始仇天想直接暴力解决，但不管他用出再多的灵力，砸上去后也像是泥牛入海，尽数被阵法吞噬。

那光幕一样的屏障，最多也就是泛起一阵水波一样的涟漪，却没有半点被破开的意思。

风如是叹了口气：「早知道该将凤凰带来，直接破开空间便进去了。」

「别别别，这阵法显然不是凡物，想用蛮力强行破开，大概率都不会成功的。」我连忙制止风如是，一边说一边从乾坤戒里掏出各种阵旗阵盘和高阶灵石，「正好我也算有点阵法天赋，我试试能不能用阵法解构阵法。」

仇天和风如是都没什么异议，我便开始了动作。先摆一个聚灵阵法，再轻车熟路地召出坎离八卦剑阵，准备尝试以点破面

耳畔风声突然响起，我瞳孔蓦地紧缩，下一秒白翎扇已经出现在手里，只是还等我转身，身后已经传来兵刃交接的清脆金属声，以及坎离八卦剑阵中的冰剑碎裂的声音。

「林天樱！」

风如是惊怒的声音传来，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一阵巨大的力道推到了阵法的光幕之上。贴着皮肉表面传来灼烧般的剧痛，我惨叫一声，踉踉跄跄地从半空跌落下去，砸在地面上。

但也没完全砸下去，因为被仇天的叶片形法器及时接住了。那片叶子托着我，慢慢悠悠地往回飞行，重新落回到飞舟上。

我疼得流下眼泪，低头看时，才发觉整只右手手臂连同后背连接的皮肤，已经被阵法光幕烫出了一片溃烂的水泡。我分明是个炼虚期的修士，可此刻无论如何动用灵力，竟然都不能令它愈合半点。但不断让冰系灵力反复流淌，终归能缓解一部分疼痛。

过了许久，我才跌跌撞撞地站起身，转头看向停在光幕前不远处，一脸悠闲的林天樱，以及她对面面色凝重的风如是。

「魔君，从前你修为高出我许多，我奈何不得你，但现在已经换了。」林天樱冲风如是玩味地挑了下眉毛，「如今单打独斗，你根本不可能战胜我——我才是离高阶世界更近的那个人。」

说着，她又将目光转向仇天，眼中掠过一丝杀意：「仇天，我说你堂堂一个魔君，怎么这么多年反而越活越回去了？跟着风如是和秦绒绒那个废物能有什么前途呀，还不如早点回来我这边，若我真的飞升成功，倒能再帮你一把，送你去天外魔界。」

我忍着疼痛，拽了拽仇天的衣摆：「喂，兄弟，她想策反你。」

仇天将衣摆拽回去，面无表情地看着半空中的林天樱，一字一顿：「你、做、梦。」

这话说得很不客气，林天樱沉了脸色：「不知好歹，和秦绒绒那个废物一样，目光短浅。」

妈的，不想搭理你你还来劲了是吧？

我猛地抬起头，直直对上林天樱冷峻的眼神：「林天樱，我很了解你，你这个人自负又自傲，不许别人在任何一方面比你强。你口口声声叫我废物，其实是嫉妒我既和你断交的人成了朋友，又得到了你永远也得不到的、属于天道的偏爱吧？」

这话一出口，她看着我的眼神锐利到恨不得当场弄死我，我就知道我说中了。

于是再接再厉：「你敢说，如果没有我这个『废物』，你还有飞升的可能吗？倘若我现在就在这里自戕，怕是你好不容易逆转的整个世界，都会重来一遍吧？我劝你对我客气点，反正我已经死过那么多次了，现在我根本不怕死。」

虽然林天樱的表情看起来很想过来杀了我，但碍于我说的确实是实话，她还是忍住了。

终于扳回一城的我笑了一下，转头指着那片阵法光幕，朗声道：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那片阵法后面的世界，就是你之前去过的仙界吧？」

182

林天樱没应声，只是用一种情绪复杂的目光看着我。

按理来说，那种小说里描述的三分讥笑三分凉薄四分漫不经心的扇形图眼神，现实里是不存在的。但此时此刻，我又切实从林天樱眼里看到了艳羡与仇恨交织的复杂情绪。

她羡慕我，我还可以理解，但她到底为什么会这么恨我呢？若说是因为几万年前那些爱恨情仇的纠葛，可她现在已经不喜欢仇天了啊？

我困惑地看了她好一会儿，这才将目光收了回来。

林天樱却不肯放过我，转而对风如是说：「魔君，我知道你一心想突破大乘至另一个境界，所以也很想去天外魔界。但你确定，秦绒绒可靠吗？若我现在告诉你，在这些人里，她是唯一去过另一个世界的人，但却一直没有告诉你们，你会做何感想？」

风如是猛地转头看着我，我硬着头皮迎上她的眼神，心里却震惊于林天樱怎么会知道这件事？明明这事，我只告诉过陆流一

个人啊？

难道是.....陆流告诉她的？

情感上，我不愿意相信已经跟我坦白过心事的陆流会干出这种事。但理智上我又很清楚，这话八成是他告诉林天樱的。

还没等我在心里理明白这事，就听到风如是问道：「秦绒绒，你去过外面的世界？」

「.....去过。」

「为什么不跟我说？」

我说不上来风如是声音里的那种情绪，好像带了一点失落，又好像平静无波。该怎么回答这个尖锐的提问呢？难道要我直白地袒露自己的隐瞒是因为不信任，我还想给自己留最后一张底牌吗？

「算了。」只是还没等我想到如何回答，风如是已经先一步转过了脸，「我骗了你那么多次，你回敬我一次，倒也算公平——林天樱，我相信你说这话，不是为了简单地离间我和秦绒绒吧？你的目的，直接说出来吧，我没空跟你打哑谜。」

林天樱很意外地扫了风如是一眼，接着点点头：「好，很好。」

「魔君，我的目的很简单。秦绒绒去过外面的世界，她知道那里是什么样的，也知道那到底值不值得我耗费这几万年的精力，就为了放手一搏。」

「秦绒绒，既然已经到了今天这步，你干脆直说吧，外面的世界，究竟是什么样的？那里的人，真的都是大乘期以上的修士吗？」

问到这里时，林天樱眼中终于涌现出一丝急切的期待。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她这么好声好气地跟我说话，意外之余，我挑挑眉，从乾坤戒里摸出一把椅子坐下，摇头晃脑地看着她：「我不想告诉你。」

「你！」

「林天樱，你当真以为我是傻子吗？」我坐直了身子，看向她的目光陡然锐利了许多，「你应该已经猜到了吧？原本这个世界的主角不是你，无论修炼大道，还是情感殊途，你才是那个可有可无的炮灰。」

「但一开始，天道偏爱的其实是你。他把主角光环给了你，让这世间万物的修炼资源与机缘都向你倾斜，让仇天、陆流，甚至青叶、曾玄和凌严的情感都偏向你。其实你什么都没做，你还牺牲了很多，但你已经拥有了一切，并且觉得这就是理所当然。」

「可是忽然有一天，天道发现了这种异常，他让万物归位，所以你渐渐发现，自己已经无法掌控命运了。而你原本从别人那里掠夺来的一切，也在一点一点消失。」

林天樱骗得了别人，却蒙不过我。毕竟论起对这个世界的了解，没人比得过看过原著的我，就连这些大乘修士也不行。

从之前，仇天告诉我，她一次又一次地往回倒带，就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一样，我就开始怀疑了。

再加上，从陆流对我的歉疚，以及仇天和风如是之间这阴差阳错的感情，令我不得不猜测，一开始林天樱的确是受了天道的庇佑，才得到了那么多资源的倾斜。而之前聂星落派我去反复轮回，也是为了查出这种庇佑的来源。

毕竟，如果按他一直强调的那套说法，那这个世界上，实际有两个天道。

而关于我和林天樱的对立，也恰好来自聂星落和另一个天道的对决。

林天樱满脸震惊地看着我，仿佛看到了一个天才推理小说家。我整理了一下思路，再接再厉：「你其实你早就知道了吧？之前你反复将剧情往之前回溯，杀掉的每一个人都是我。你早就察觉了，却装作不知道。你以为杀掉很多个我，是对自己的心魔历练，直到去了那个『仙界』才发现，没用，我才是这场游戏的关键。」

我说着说着，逐渐被带入剧情，忘记了胳膊上的疼痛。直到仇天碰了碰我的伤口，我才疼得跳起来：「干嘛干嘛！轻点喂！」

仇天长舒了一口气：「很好，终于恢复正常了。秦绒绒，你不知道，你刚才说话时候那副冷冰冰的神态，简直跟之前的林天樱如出一辙。」

「你不要羞辱我啊兄弟。」

仇天又问我：「你说的这些，都是你的猜测吗？」

我点点头：「是，但十有八九是真的。因为有些事情你们都不知道，只有我一个人了解，但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向你们解释。」

解释 5G 吗？解释人工智能吗？还是解释我们目前所处的世界，不知是由哪个无名作者写出的文字，还是哪个无名程序员写出的代码？

而且，更关键的是.....

我仰头，冲林天樱道：「之前你从曾玄那里拿到的蓬莱岛地图碎片，现在可以拿出来了——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那玩意儿就是用来破解眼前这个阵法的吧？」

林天樱意外地挑了下眉毛，随即换了副从容的神情：「是又如何？」

「是你就打开呗，现在在这里耗着有什么意思？」我深吸一口气，缓缓道，「其实你是想找到真正的仙界，然后脱离之前骤然失去庇佑的命格，没错吧？你破解掉这个阵法，作为交换，我可以告诉你外面那个真正的仙界，究竟是什么样子的。」

林天樱沉默了一会儿，面无表情地开口：「成交。」

184

她让我和风如是仇天后退些，接着从乾坤戒中取出一片看起来有些半透明的软片，打入一道灵力，然后推着它一点一点嵌入光幕之中。一刹那，天空的光都暗了些许。狂风掠过耳畔，我被眼前忽然大盛的白光逼得闭起眼睛，再睁开时，阵法中央已经破开了一个圆形的漩涡般的通道。

林天樱淡淡道：「进去吧。」

说完，她没等我们，自己已经先一步跨入了那个漩涡中。

我正要跟上去，就被身旁的仇天一把拽住：「还是跟之前一样，我先进，你跟我后面。免得你一进去就被林天樱出手弄死了，那我跟风如是没地方找人说理去。」

我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漩涡后面，等了片刻，风如是才转过头道：「秦绒绒，进去吧。」

穿越漩涡的时候，身体表层传来某种被空间撕扯的痛感，附加在我的伤口上更是痛上加痛。我连忙回忆了一下之前风如是分享的空间法则，只是还没等我运用起来，痛感便消失了。

睁开眼，面前是一片一望无际的、灰蒙蒙的、破败的荒芜。

我当场愣住：「这.....这是哪儿啊？！」

「很意外吗？这就是传说中的仙界啊。」

转头望去，林天樱用一种似笑非笑的神情看着我，眼睛里却都是嘲弄：「你说的没错，秦绒绒，这就是我之前来过的仙界，仙界就长这个样子。」

我又看了一圈，这地方像个沙漠，还是战争后的沙漠，半点人气都没有。

仙人呢？雕梁画栋呢？传闻中那些人界无法想象的美妙风景呢？

我满腹疑问还没有得到解答时，身后的漩涡中，风如是也出来了。她显然也被面前的风景惊得愣了愣：「这是.....仙界？」

「万年前，我终于修炼至大乘期圆满，挣脱桎梏后渡仙雷劫，九死一生方才突破刚才那道屏障，到了仙界——就是这里。然后我发现，仙界是空的，什么都没有。」

「甚至，连一丝灵气都没有。」

林天樱说着，伸手朝远方遥遥一指：「我拖着伤重的身体，跨过了大半个仙界，仍然是这样。秦绒绒，整个仙界都是空的，是一片虚无。我们被骗了，仙界根本就不存在！」

「不可能！」我想也没想地反驳，「几万年前，你曾经受过仙人庇佑的吧？你和仇天虐恋情深虐到九死一生的时候，曾有仙人下至人界来帮你忙吧？还有你的斩灵剑，那难道不是仙人所赐吗？」

「这就是奇怪的地方。那些仙人的确曾经出现过，可现在的仙界，也的确空无一人。所以那些曾经出现过的仙人呢？他们是死了，还是去了另一个世界？」

我看着林天樱，她忽然直勾勾地盯着我，一片冰冷眼中涌现中某种诡异的激动。我心头涌上一股寒意，只是还等我做何反应，身体便蓦然一轻，接着身后传来交戈的金属碰撞声。

「林天樱。」

在我身后很近的地方，陆流冷淡的声音响了起来：「你果然不死心。我已经说过，秦绒绒若是死了，你永远也别想去那个世界了。」

我回头看了看，这才发现陆流指间夹着三枚细如牛毛的针，且针尖闪着幽幽蓝光，显然是淬了毒。

靠！林天樱又想暗算我！

我扭头去看林天樱，企图用谴责的目光令她受到良心的谴责。不料林天樱看都看没我，只是眼神锐利地看向陆流：「我对她出手，不过是再确认一下天道如今是否仍然偏爱她罢了。否则就凭秦绒绒这种区区炼虚期的修士，有什么资格和我谈交易？」

「陆流，你横插一手救下她也没用。我猜，天道，现在应该也已经在这所谓的仙界之中了吧？」

等聂星落和陆流肩并肩站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才意识到在这个不像仙界的仙界，竟然已经难得把各位主角连同天道本人都凑齐了。

只是，大家都一脸凝重，看起来气氛格外严肃，仿佛在参加什么葬礼。

于是我试图活跃气氛：「朋友们，既然我们都已经到这儿了，不如共同商议一下，下一步的计划？」

除去陆流外，其他三个大乘修士的目的就是飞升。风如是和仇天想去天外魔界，林天樱想去真正的仙界。原本，这几万年熬下来，可能这三个人已经不确定，更高位面的世界到底存不存在。

可现在，得知我曾经去过外面的世界后，他们大概率又重燃了希望。

只不过，大概率也没人知道，我能去那边，完全仰仗的是聂星落的能力。

想到这，我下意识往聂星落的方向看去。他就站在陆流身侧，两人都站得笔直挺拔，像两棵松杉树。只不过望向我的眼神，一个深沉得像是海，一个却温柔又叹惋。

我有点不自在地别开目光，给聂星落传音：「你用这种眼神看着我干吗？」

「秦绒绒，你装得太久了，不累吗？」

这话同样是通过传音进入我耳中的，我僵了僵，抬起眼睛看着他，却听聂星落声音里满是叹息：「你我都很清楚，你不是这样的人。就算我将你送去了外面的世界，你也不该变成这样。」

「这样是哪样？」

「你不恨吗？被命运摆弄，被四处欺骗，无力还击，明明已经逃脱这里，却又硬生生被拽了回来。」

这问法实在有些尖锐，我眉头一跳，正要讲话，聂星落又说：

「从前在那片草地上，我第一次见你时，你的恨过于强烈，你说你恨林天樱，你恨陆流，也恨我。是你的这种强烈教会了我爱恨，可现在我学会了，你却被磨成了这个样子。秦绒绒，你在害怕什么？」

害怕？我扯着唇角，勉强笑了一下：「我有什么可害怕的？聂星落，我往这个世界来回一遭，什么都没得到，反而该失去的早就失去了。在十万大山里，我曾经短暂地以为自己有一只猫，那是完全属于我的。可到头来也是你的骗局。」

「这个世界本就没有一处属于我，我又有什么可畏惧的？」

我发觉，当我提起那只猫时，聂星落眼中曾有难过一闪而逝，但速度太快，令我不得不疑心那是我的错觉。在那之后，他传音的语气更温柔了些：「既然这样，那就不要再掩饰了。你想做什么，尽管去做，后果我帮你兜着。」

我惊讶地看了他一眼，目光没留神落在一旁的陆流身上，却发现他一直沉默着一言不发，手上却在做着某些奇怪的手势。察觉到我的目光，他抬眼望过来，露出一个非常朦胧的笑容。

撇开目光，我默默从丹田里召出白翎扇，让它滑落到我手中。正当我思考着应该如何开口，或者直接下手时，不远处，林天樱已经淡淡地开了口：「我上次来时，这仙界中倒真有一处有些古怪的地方，虽然只是个空间裂缝，但气息陌生，不像是属于这个世界的。秦绒绒，不若你跟过来看看，那里是不是你曾经去过的世界？」

186

既然她都这么说了，我也只能按下心中某些念头，先跟着她往过走。

只是，我才跨出几步，眼前光芒忽然一暗。漫无边际的荒凉沙漠陡然被惨白的光笼罩，而我身体一沉，像是重重陷入泥沼后令人窒息的感觉。

我猛地转过头，看着不远处的仇天、风如是、陆流，甚至包括聂星落，他们竟然也陷入了这种被禁锢的黏稠之中。

所有人里，只有林天樱一切正常，显得自信而从容。她看似随意地在沙漠上踩了几步，接着声响大作，惨白与银蓝的光芒交织着出现，渐渐在天地间构成了一个巨大的、囚笼般的形状。

是阵法！

禁锢阵法！

我愣了愣，脑中猛然闪过些什么，恍然大悟：「林天樱，你之前就已经进来过一次了，是不是？这阵法是你早就布下的，你他妈跟我玩请君入瓮这套？！」

我忽然明白了，我以为是自己用筹码逼着林天樱和我达成那笔交易，其实是她故意放出这个破绽，引诱我们进来！

从一开始，她的目的就没我想的那么简单。

仰头望着停在半空，似在闲庭信步般的林天樱，她看着我的眼神仍然冰冰冷冷，不像是在看一个平等的人。

我心里那根弦终于绷断了，面无表情地看着她：「说吧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」

「干什么？」林天樱的声音轻得仿佛耳语，但由于这片天地空空荡荡，回荡间倒响得十分清楚。她盯着我，一字一顿道，「当然，是把你身上属于我的东西，通通拿回来。」

我笑了：「哦，你说的是逐渐向我倾斜的气运？还是那些天道的偏爱？又或者是异火极焰或者白翎扇？还是.....你觉得，如果这个世界上，只有一个人能去外面的世界，这个人不该是我，也不该是任何其他人，只能是你？你能不能想一想，你配吗？」

「秦绒绒！」

「可是，你搞清楚，这些东西本来就不该是你的。」我说，
「林天樱，你自诩世界的主角，不许别人对你的利益造成任何侵害。你觉得那么多男人喜欢你都是理所当然，你觉得你能肆意玩弄和利用别人的感情。」

「你杀了曾玄拿走他的地图残片，还要嫁祸给我；你骗凌严和青叶我有多么对不起你，最后他们俩都死在了我手上。为了你的修为晋级，你可以献祭陆流；为了不让你的飞升被干扰，你能先利用完仇天再暗算他，让他在山洞里沉睡几万年，再编个谎言骗他为了你卖命。」

林天樱眼中的冷酷与镇定终于消失，褪成一片失态的怒火：

「秦绒绒，你现在是在为这些人打抱不平？别忘了，这几个人，谁没对你动过手！前世，难道你不是死在陆流和仇天的手上！」

「错，我不是在替他们打抱不平，我与他们的账再另算。」

我知道，林天樱终于被我戳到了痛脚。像她这样自私自利的人，根本不在意自己做过什么，却很介意别人提起她做的事。

「我想说的是，你别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主角，所有人都该围着你转，自愿为你牺牲。没有谁对不起你，从来只有你对不起别人的份。简单来讲，就是，你这样的货色，凭什么要求天道一直偏爱你？可能连他觉得你配不上呢？」

最后一个字落地，林天樱终于彻底失控，她拎着斩灵剑，一步步朝我走过来，眼中尽是杀气。在她距离我只有几步之遥的时

候，我甩了甩手，当着林天樱的面从禁锢阵法中脱离出来，接着远远地升到了半空中，冲她微笑：

「不好意思，忘了告诉你了，本人阵法天赋极高。你这个禁锢阵法，刚才我就破解掉了。」

林天樱张了张嘴，正要说话，她身后却蓦然响起一道熟悉的女声，慢慢悠悠，透着一股闲适：「啊呀，我差点忘了，我给你设定了这样的隐藏天赋。」

我睁大眼睛，看着那个从林天樱身后破开空间，从容走出的人。

「赵、兰、芝。」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